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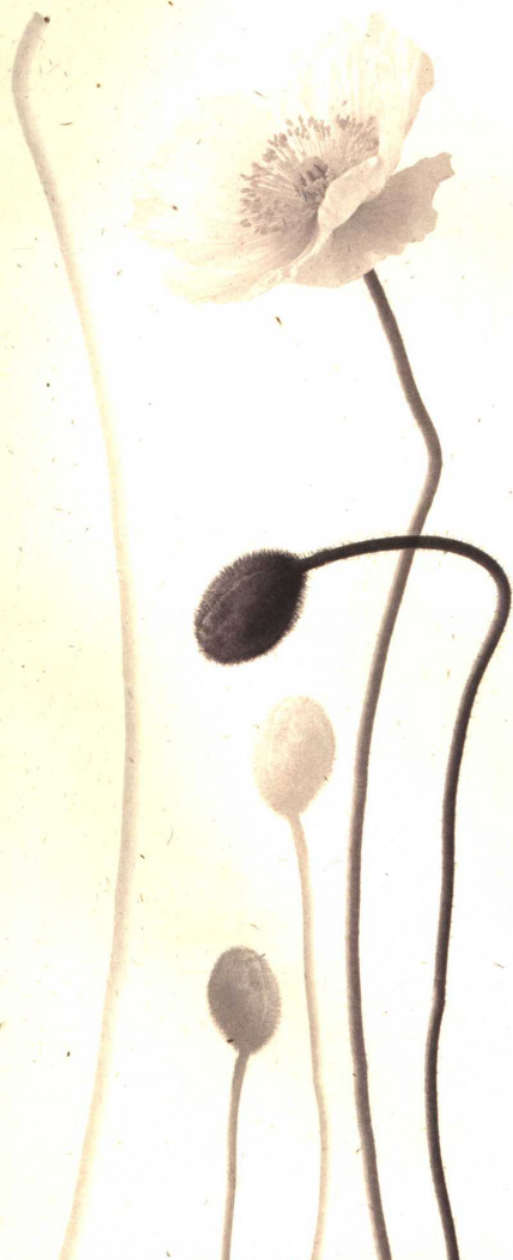
· 国学传承丛书
丛书主编◎谢俊美

未学斋中香不散

钱穆和他的弟子

陆玉芹◎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国学传承丛书 丛书主编◎谢俊美

未学斋中香不散

钱穆和他的弟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学斋中香不散: 钱穆和他的弟子 / 陆玉芹著.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1

(国学传承丛书 / 谢俊美主编)

ISBN 978-7-5406-6531-9

I. 未 ... II. 陆 ... III. 钱穆 (1895 ~ 1990) — 传记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3210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24 开本 11.125 印张 1 插页 225 000 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6-6531-9

定价: 26.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 - 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 - 34120440

序言

X

U

Y

A

N

百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弹指一挥间。

百年，在学术的殿堂里，绵延而久长。

一代又一代之学术，就历史行程而言，其发展呈现出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蜂起的波澜壮阔的景象。

20世纪的学术领域里，诸多的学术流派切磋磨勘、互竞雄长、蔚然壮观；群星灿烂、朗若列眉、大家辈出。钱穆就是其中的一颗。

钱穆先生幼秉家教，自学成才；承继前人，独树一帜；史学立场，淹通四部。他的史学是与实证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鼎足而立的传统史学的“祭酒”。他的传统史学不是守旧史学，而是如司马迁所言“成一家之言”的通儒之学，经他的夫人和弟子整理的1700多万言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他虽与“主流”学术相背，但他在20世纪中国学坛上擘划出的学术思想弧光，照耀出一代代弟子崛起于学术界的通天路径。

钱穆先生不仅是一位史学巨擘，一位通儒，更是一位教育巨匠，他“年十八抗颜为人师”，直至92岁告别杏坛，虽双目失明，仍讲学不辍。因此，他不仅是一位

序言

末学斋中香不散

学者，一位经师，而且是一位师者，一位人师。不管是执鞭中小学，还是任教大学，他的言传身教都给他的弟子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钱穆先生强调为学与做人紧密结合，更强调如何做人。首先是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贯穿其一生的是拳拳之心的爱国主义情怀。正是这种书生报国的情怀，使得他不辞辛劳、呕心沥血地讲学、办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把全部的爱心和全部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

学问，要学要问；学术，要学要论。钱穆先生不避师友、争鸣学术的论学风范，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与近代学人。

钱先生的学术是通过讲坛口耳相传、经由弟子传承授受而递衍的，凭着三尺讲台，我们去爬梳和了解先生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传道授业、人生历程，全面把握他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

20世纪的学术社会，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是最热烈的话语。毋庸置疑，钱穆先生属于“通人”之学，正因为是通人之学，所以他的学术传承就不似专家之学那么清晰，那么明朗；也正因通人之弟子，他的弟子们各具特色，别具一格。

何兹全先生是钱先生北大时的弟子。他和钱先生虽交往不多，但先生讲授“中国通史”的神态和精髓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既包括国史的内容，也包括内涵于国史的爱国情怀。他曾说：“我在祖国大陆被目为汉魏分期说的坚持者。我只意识到我的思想渊源是来自恩格斯、考茨基和陶希圣，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才惊识钱先生提出的：周、春秋是贵族政治，战国、秦汉是平民政治，魏晋南北朝是变相的封建；并指出‘汉末之荒残’（自然经济）、‘农民身份之转变’（依附化‘变为豪族的私属’，‘实在是农民身份之降低’），到明清，才出现‘君主独裁’（专制主义）。我才意识到，当年听课授业，钱先生对我的史学思想是很有深刻影响的。”何先生是何等谦虚！他在85岁高龄时特别强调了钱穆先生对他的治学的影响。如果说陶希圣、傅斯年是直接的影响，那么钱穆就是间接的影响，是和风细雨式的，是潜移默化式的。正是钱穆先生的真知灼见启发了他在古史方面的卓识。他与陶、傅的师生交往要远远频繁于与钱穆的交往，但钱穆先生的教诲还是深入了他的脑髓——“忘其名而得其实”。

李埏先生是钱先生在北师大和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大陆学者中，李先生可以说是与钱先生接触最密切的弟子。钱先生在西南联大、遵义浙大讲学的日子里，李埏总是随伺左右，并陪先生作石林之游、遵义之游，朝夕相处中最大的获益是“学史致用”的治史原则。钱穆经常对他说：“学史致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己，一是为人。为己的意思就是加强自身的修养，为人就是为国家为社会，倘若对自己的修养毫无作用那何必学呢？倘若所学对国家、对社会毫无益处，那与玩物丧志、与博弈又有什么不同？近世史学界崇尚考订，不少学者孜孜矻矻，今日考这事，明日考那事，至于为何而考，则不暇问。这种风气，宋代朱子已批评过。你们决不宜盲目相从，只窥一斑，不睹全豹，要识其大者。”学史致用的治学方法对李埏的立身和为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严耕望先生是钱先生在武汉大学讲学时的授业弟子，后又随钱先生到齐鲁国学研究所深造，在众多弟子中，可以说是问学时间最久的学生，前后达五十多年。在中学时就对历史感兴趣的他，听了钱先生在武汉大学的一次演讲后，从此奠定了以后五十多年的历史研究取向。钱先生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业，而且具体，不能随便乱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严耕望的“勤”、“恒”深为钱先生赏识，并认为是所认识的学生中“最有希望的学生”，希望他走通史的“一流路线”，多次告诫他，“读书治学要着眼于大处，远处，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学问贵会通，不可自限于一隅，无通方之见”。严先生最终没有走上钱穆先生所希望的“一流路线”的通史之路，而是走上了“二流路线”的专家之路，就是因为他早年受到钱先生通史史识的点拨，后来虽然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受系统的考据训练，但他所作的考证，在意境上十分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这与钱先生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花了近四十年之功而成就的《唐代交通图考》（五册）达170万言。其治学精神，海内外史坛叹为观止，尊为一绝。

余英时先生是钱先生在新亚时期的学生，也是唯一继承先生衣钵走通史之路的弟子。余英时少年英发，聪明早慧，才气横溢，“可与张荫麟

末学斋中香不散

相比拟”。新亚五年的读书生活，钱先生对他的人格塑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来，他虽然留学哈佛，任教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接受系统的西方社会科学训练，但私下问学，从未间断。他用西方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作现代阐释，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对中西文化的看法，抑或是对清代思想史的诠释，师生两人都有着踪迹可寻的学术传承关系。

戴景贤先生是钱先生晚年定居台湾外双溪素书楼时的学生。钱先生在新亚辞职时说：“此前上堂教书为正业，下堂读书为副业；此后读书著书为正业，上堂教书为谋生之副业。”尽管如此，他去台湾后还是培养了许多有成就的学生，如辛意云、何泽恒、邵世光、张蓓蓓、戴景贤等。戴景贤以高二学生之身份拜师问学，而后又以大学二年级学生之身份旁听钱先生为中国文化大学开设的博士班课程，而且拎着录音机听课，为钱先生整理了许多书稿。他的专著《钱穆》以独特的哲学视角诠释和解读了钱先生的学术思想。

胡美琦女士是钱先生在新亚时期的学生。1956年，两人结为连理，是钱先生晚年的慰藉与知己。钱先生一生都在读书写作中度过，双目失明后，写信写文章、修订旧稿都是由胡美琦女士代笔。为了修订钱先生的旧稿，她必须一字一句诵读，钱先生则一边听一边修改，一遍不行，再来一遍，字字辛苦，句句斟酌，数百万言的书稿就是这样整理出来的。钱先生去世后，她又组织先生门人弟子编辑出版1700万言、54巨册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为了继承先生的遗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她不遗余力，到处奔波，成为钱先生人格和力量的化身。

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因素，虽然钱先生生前梓行传世的著作有五十多种，但对他的著述进行深入研究的人还是很少，尤其是在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先生在台湾去世后，“钱学”在大陆才成为显学，先后涌现了一批研究“钱学”的学者。

钱先生曾经说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的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他自己，这就是他常常低吟不已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的躯体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道德文章

必将留传后世，存在于天壤之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的恢宏画卷上，钱先生挥就了深浅不一的大家手笔；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钱先生占有着独立不倚的特殊位置。

钱先生不仅以著作名世，而且以教龄之长，善于识拔、奖掖和培养青年学人而蜚声士林；他自身虽谈不上师承，但他培养了一大批的弟子，这批弟子遍布学林，又各自培养了自己的学生，他们继而活跃于当今的史坛——这就是现代学术的薪火传承。

虽然钱先生弦歌已止，但无数的接棒者——现在、未来的弟子门生，必将承其无穷余音，未学斋的书香必将越来越浓，越飘越远……

目录

序言	1
第一章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一、幼秉家教，自学成才	2
二、承继前人，独树一帜	13
三、志在国学，著作等身	22
第二章 史学立场 淹通四部	23
一、以史证经，破除门户 ——《刘向歆父子年谱》	24
二、以史证子，自成系统 ——《先秦诸子系年》	28
三、以史论文，弘扬传统 ——《中国文化史导论》	31
四、以史释理，还原朱子 ——《朱子新学案》	38
第三章 立足杏坛 教读一生	45
一、喜好创新，择善而从	46
二、口耨舌耕，讲学各地	52

目录

三、筚路蓝缕，创办新亚·····	67
第四章 学术独立 经世救国·····	77
一、不避师友，学术争鸣·····	78
二、拳拳之心，书生爱国·····	93
第五章 潜移默化 爱国一生	
——钱穆与何兹全·····	103
一、读书一生，爱国一生·····	104
二、上下求索，择善固执·····	113
第六章 随侍讲筵 从游之乐	
——钱穆与李埏·····	117
一、随侍讲筵，从游之乐·····	118
二、经济史领域的佼佼者·····	131
第七章 二流路线 一流学者	
——钱穆与严耕望·····	135
一、珞珈求学，受用终身·····	136
二、现身说法，指点迷津·····	144
三、朴实沉潜，充实光辉·····	153
第八章 衣钵传人 患难之交	
——钱穆与余英时·····	157

一、新亚情怀·····	158
二、继承与超越·····	166
三、剽窃案风波·····	185
四、“现代新儒家”的争议·····	190
第九章 晚岁弟子 得意门生	
——钱穆与戴景贤·····	195
一、从《中国思想通俗讲话》讲起·····	197
二、携录音机听课·····	200
三、另一种解读·····	202
第十章 鸾骀情深 患难与共	
——钱穆与胡美琦·····	213
一、一生婚姻多坎坷·····	214
二、亦生亦友亦知己·····	217
余论 立德立功立言 ·····	223
一、隐入历史·····	224
二、叶落归根·····	226
三、立德立功立言·····	227
附录 钱穆先生生平与学术活动年表 ·····	231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	249
后记 ·····	253

第一章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未学斋中香不散

钱穆，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一代通儒，一位从乡土中国走来的史学巨擘，以迥异于其他学者的经历、学历、成就，赫然屹立于史学界。他非科班出身，没有念过大学，甚至中学都没毕业；他亦非西洋派，从未漂洋过海，漂洋过海的是他的学术著作和他的莘莘桃李；他亦非师出名门，但是却广受师恩家学的熏陶。时代并没有惠顾于他，他凭着勤奋苦读，自学成家；前人的辉煌也不曾威慑他，他兼收并蓄，推陈出新。他志在国学，著作等身，其学术著作不仅有深远的学术价值，而且有深刻的学理价值；他以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情感、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捍卫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抗拒欧风美雨浸染下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肩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

钱穆不只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还是一位优秀的师者，更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的传统文人。他原名钱思铎，字宾四，民国元年（1912年）其兄为他改名“钱穆”，发表诗文时多用此名。他的笔名还有梁隐、公沙、与忘、孤云、藏云、未学斋主等等。他的书斋包括未学斋、思亲强学室、补读旧书楼、素书楼，从他的书斋名称中可以隐隐觉察他的人生指向。

一、幼秉家教，自学成才

1. 书香门第

江苏省无锡市东近上海，西枕惠山，北靠长江，南临太湖，宛如一



钱穆故居中的钱穆纪念铜像

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长江三角洲的千里沃野之上。大运河流贯全境，太湖水浸润其畴，一派水乡泽国风光。这里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既有田园之美，又有山水之胜。江南自古富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这里诞生过顾恺之、倪云林、王绂、顾宪成、高攀龙、顾祖禹、薛福成、钱基博等文化名人，是一个人文荟萃的文化福祉。

1895年7月3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出生于无锡七房桥村。关于七房桥，据学者罗

义俊考证，七房桥的钱姓相传为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之后，钱穆是钱镠的第三十四代孙。又据鸿声里祠堂编印的钱氏族谱记载，钱姓的第十八代叫钱心梅，是1581年明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由浙江临安迁居而来。他生有七子，分建七宅，“七房骈连，皆沿嘯傲泾，东西一线，宅第皆极壮大”，七房桥因此得名。钱心梅死后，他的七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家业，每房各分得良田一万亩左右，但因以后各房中人人丁兴旺不一，所得土地也就不一，七房中贫富逐渐分化，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入清以后，他的子孙除继续农耕者，也有出门到苏州经商者，或就地开店铺者，成了当地的望族，但科第功名好像与七房桥全族无缘。钱穆祖上是长房，由于人丁兴旺，生齿日繁，田地和家产越分越少，传到钱穆

父亲一代时，已经“沦为赤贫”了。

虽说如此，作为五世同堂长房的钱穆祖辈“书香未断”。

钱穆在学术上受祖父的影响较大。他的祖父钱鞠如是邑庠生（即本县生员）。像许多传统的中国文人一样，他喜欢抄书，曾用上等白宣纸手抄《五经》一遍，首尾正楷，一丝不苟。他在抄写《五经》时，只抄正文，不抄注解，但他精通音韵之学，在书的眉端注有音切，对于文中所注的每一个音，他都仔细斟酌，细细思量，并不只是照抄旧书。钱鞠如自幼身体虚弱，中年以后更是体弱多病，而且患有眼疾，稍一用眼就会流眼泪，但他坚持不懈，抄书不辍，直到去世。钱穆后来读此书时，看到书页上泪迹斑斑，越翻到后，累痕越多，祖父持之以恒的为学精神对幼年的钱穆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钱鞠如又勤治《史记》，家中藏有16世纪归有光编注的大字刻本《史记》一部，上面有他的五色圈点，并且附有批注，眉端行间，密密麻麻。此书对钱穆后来治史影响较大，钱穆晚年回忆说：“余自知读书，即爱《史记》，皆由此书启之。”^①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字季臣，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16岁县试入泮，以案首第一名考中秀才。后来他又三次赴南京参加乡试，自幼体弱多病的他三次都昏倒在考场上，不终试而出。遂绝意仕途，无心功名，设馆授徒，并把光宗耀祖的厚望寄托在几个儿子身上（钱穆有一个姐姐，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长兄原名恩弟，后易名挚，字声一，即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的父亲。大弟名艺，字漱六。二弟名文，字起八）。

1901年秋天，金风送爽，丹桂飘香，7岁的钱穆开始入塾读书。一切都按已经延续多年的传统乡村教育方式进行，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后拜由父亲从七房桥五里外的荡口镇请来的华姓塾师。与同龄的孩子一起读书，小钱穆既兴奋又好奇，同塾的还有长兄钱声一、某伯父的堂兄，以及私塾先生的儿子。钱穆自幼聪明伶俐，敏而好学，记忆力特好，每天读生字20个，后增为30个，再增为40个，如此递增，日读生字至70~80个之多，都能过目不忘。他的父亲也常常到私塾检查他们兄弟俩的学业。有一天晚上，清风徐来，月明星稀，他父亲来到私塾，正

①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好看到钱穆在读朱熹的《大学章句·序》。当他读到“及孟子没”时，塾师还未开讲。

父亲指着“没”字问钱穆：“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吗？”

钱穆恭敬地应答：“如人落水，没头颠倒。”

父亲又问：“你何以知此‘没’字乃落水？”

钱穆答：“因字旁称三点水猜测之。”

父亲对年幼儿子能通过部首猜解字意感到非常满意。钱承沛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并多从侧面启发。钱穆9岁时，一天晚上，钱承沛去街口一家鸦片馆吸烟，将他带在身边。父亲的朋友早听说钱穆聪明过人，过目不忘，于是逗他背诵《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段。钱穆不仅从容不迫、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而且还能揣摩人物个性、身份，众人赞叹不已。小钱穆也洋洋自得，独其父不置一辞。第二天晚上，钱穆又随父亲外出，路过一桥，父亲借此将儿子训导了一番。

他指着桥严肃地问钱穆：“认识桥字吗？”

钱穆脱口而出：“认识。”

父又问：“桥字何旁？”

答：“木字旁。”

父再问：“木旁换成马旁，是何字？”

钱穆脸上落出惶恐的神色，答：“‘骄’字。”

父亲继续问道：“知道骄字的意思吗？”

钱穆点头答：“知道。”

这时，父亲拉过儿子的手轻声教诲道：“你昨天晚上的心情，正像那字，你知道吗？”钱穆闻言如当头棒喝，俯首默不作声，心中惭愧不已。他晚年在《从认识自己到回归自己》一文中对此事有这样一段回忆：“先父对我此一番教训，直至如今，已过了60年，快近70年，而当时的情景，牢记在我心头，常记不忘，恍如目前。”^①

钱承沛不仅从严管教子女，而且言传身教，自己读书也非常勤奋，坚持夜读不辍。夏夜，溽暑蒸人，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蚊子四集，特

①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2册，第466页，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未学斋中香不散

地在案几下放一大空瓮，将双脚置于其中，燃烛苦读；冬夜，风声鹤唳，寒流彻骨，灯光如豆，仍吟诵不止。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钱穆12岁那年，体弱多病的父亲丢下母亲和他们兄弟，撒手人寰，年仅41岁。钱承沛去世时，遗有窗课两本，都是律赋以及诗歌，钱穆年幼时就喜读这两册窗课，到了耄耋之年，仍能清楚地吟诵这两册窗课中的《春山如笑赋》、《岳武穆班师赋》。钱穆认为自己后来喜看魏晋以及清代人的小品骈文，酷爱自然山水，都是受父亲的影响。

父亲去世后，教养子女、维持生计的重担就全部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钱穆的母亲蔡氏虽然不识字，但却敬重夫君，颇知礼节。她常以“闲话家常”的方式教导子女秉承父亲遗志，读书自砺。钱承沛去世后，许多热心人想帮大儿子钱声一谋份职业以解决家庭窘迫的境况，都被其母谢绝。正是由于母亲的坚韧与顽强，钱穆兄弟才有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后来的岁月里，钱穆总是用一种毫不掩饰的情感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每年寒暑假都要回故里，聊以慰藉孤独的母亲。母亲生病后，钱穆曾专门请假侍奉。抗战时期，母亲去世，钱穆未能回籍奔丧，痛哭不已，将自己的书斋名由“未学斋”改名为“思亲强学室”，以表纪念。定居台湾后，又将台北士林外双溪的住处命名为“素书楼”，与无锡老家“素书楼”同名，以纪念母亲多年的养育之恩。

2. 春风化雨

钱穆在私塾虽然学有长进，但私塾毕竟是传统的教育，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古板，而且私塾先生对学生非常严厉。有一次，钱穆因为没有征得先生同意离开教室去小便，小手便被先生用戒尺猛打，吓得他下次再要小便时不敢作声，所以经常溺裤子，回家也不敢告诉父母。他的父母知道后，非常同情他，遂决定辞退塾师，让他到新式小学学习。

1904年，钱穆和兄长钱声一同时考进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开始了四年的小学教育。当时，事业有成的工商界人士纷纷出资兴学，造福桑梓，私塾、书院、学堂、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果育小学校长华子才（华鸿模）33岁中举，但他不求仕途而造福桑梓，在家乡出资兴学。果育小学最初是为华氏家族子弟而办的，戊戌维新后，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果育小学遂成为无锡荡口镇一带有名的新式小学。在这里，钱穆遇到了几个对他日后的治学道路多有开启并深有影响的老师。